

和現代化的武裝部隊。

代表「思想的團結」和「現代化的武裝部隊」的組織，無疑就是華沙條約組織，而代表「強有力的經濟」的組織，則是經濟互助委員會。

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在性質上說，當然前者屬於軍事—政治聯盟方面的，後者屬於經濟合作範疇的，但是因為兩個組織的成員國幾乎完全相同，所以在隨時隨地相互影響，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已毫無疑義。因為共黨各國經濟的加強，要導致社會主義在世界舞台上力量對比的改變，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改變，可使華沙條約各國輕而易舉的實現其對外政策的任務。

華沙條約的二十年，祇是代表蘇俄對東歐統治的初步階段，今後的十年是由此開始的一個新活動時期。不過，這裏所說的活動，對內的意義遠比對外的意義為大：我們假如沒有忘記蘇維埃政權初期俄國各邊疆民族，因為同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實行軍事和經濟的聯盟，形成在軍事和經

濟上依賴俄羅斯的狀態，陷於不能自拔，於是在這種情形下，史達林用一條紅線（即通過黨組織）將這些可憐的邊疆民族連結在一起，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樣一段歷史事實，則對內的意義遠大於對外的意義，就可不言而喻了。

附註：①「真理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第三—四版）。②「真理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第四版）。③「紅星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第二版）。④一九四九年。⑤一九五四年。⑥一九五五年。⑦華約第九條規定：「凡表示願意通過參加本條約來促進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共同努力，以保障和平和國際安全的任何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如何，均得參加本條約……。」足見華約並不限於歐洲的共黨國家。⑧第一任總司令係蘇俄康涅夫元帥，嗣為格列奇柯元帥（即現任國防部長），現為雅庫包夫斯基元帥。⑨見葛羅米柯的報告。⑩同上。

評介蘇俄科學院一書有關越共黨史資料

關素賢

蘇俄科學院國際工運研究所主編「共產國際與東方」一書，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發行（一九六九年版），其中有關越共黨史資料（原題稱為「共產國際與越南革命運動」），從四二三頁至四四七頁，由I. A. 阿格涅托夫 Ognelov 著，可供研究越共黨史和胡志明生平活動重要史料。

越共領導幹部之培養

（一）法共培養一批越共幹部

從一九二三年以前從法共中培養第一批越共領導幹部，據「共產國際與東方」一書第四二四頁文中說：「六名越南人是法共培養出來第一批黨員：胡志明（阮愛國）· Ton Dik Thang, Bui Lam (Ngien Sit), Ziong Bat-Mai, Bui Kong Ching, Ngien-Van-Taou曾被選為法共中央中委」。「法共黨員胡志明於一九二三年赴蘇俄參加農民國際，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見該書第四二四頁）①。

註①：「胡志明於一九二三年冬天離開巴黎小報『巴里亞』（Le Paria

窮苦人），乘蘇俄貨船從歐洲抵達列寧格勒，經法共馬歇爾·加香（Marcel Cachin）、古久里耶等人推荐，到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舉行），一九二四年—二五年回廣州」。（見明報月刊四卷第十期二十二頁，古岡著「胡志明的平凡與偉大」一文。

（二）莫斯科東方大學越南班

「莫斯科東方大學成立後，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一批的越南職業革命家從法國抵東方大學，研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列寧的學說（見「共產國際與東方」一書第四二四頁）②。

註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越南派到歐洲的法軍中和宗主國的企業中的越南人大約有十萬人，這部份越南人直接參加法國無產階級的鬥爭」（見「共產國際與東方」一書第四二三頁）。

「在東方大學求學較著名者，有胡志明（Ho Chi Ming）、陳富、黎鴻峯等」（見「共產國際與東方」一書第四二五頁）。

胡志明過去曾經發表過兩篇描寫東方大學的文章，報告東方大學的情況：

「一九二四年三月胡志明在真理報發表一篇專論關於東方大學的文章」，「共產國際與東方」引證該文一段話：「……這一東方人民大學之成立，不是誇大的說，將帶給殖民地人民以適當的學習」（引自共產國際與東方第四二五頁「註十」見Fan Boi Tiy Ti Fe Fan（自我批判）河內一九六〇年版第二〇四頁）。（另一篇見註③）

「共產國際訓練越南革命家最重要的工作，透過蘇俄在華專家和顧問之協助，越南在華左派人士設立聯絡處，尤其當時越南人民民族解放運動革命民主派主席 Fan Boi Tiy 協助越南青年赴莫斯科求學」。

該書作者說：「二十年代越南革命家，不是去東方大學，就去黃埔軍校，胡志明、陳富、黎鴻峯等越南革命家大多在俄國、法國及中國受訓練」（見共產國際與東方第四二五頁）。

陳富（Chan Fu）於一九三〇年春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越，一九三〇年十月越共中央第一次中央全會通過，選他為越共中央總書記。他曾經起草有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報告，由越共中央全會通過（見「共產國際與東方」第四三二頁）。

據「胡志明在中國」一書第五五頁註六四，有關陳富之資料：他是黃埔軍校出身，并往莫斯科受訓」（E.H. Ellen J. Hammer, p. 80），一九三一年四月，陳富化名為李貴，在西貢被法越當局逮捕，死於獄中（同上資料第六七頁）。莫斯科東方大學越南班學生為陳富舉行追悼會，共產國際并派代表參加致悼詞。

黎鴻峯於一九二五年被派往蘇聯空軍學校受訓，一九二九年轉入東方大學，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間，黎和阮氏明等五名被派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黎氏當選為共產國際候補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六年回越，同年七月至中國南部召開越共中央全會，通過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陳文家（Tran Van Gian）於一九三三年由莫斯科東方大學派回越南。

註③：「巴庫大會後，俄共最先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成立東方大學，有一千零二十五名學員，其中有一百五十一名女學員，在全部學員中有八百九十五名是共產黨員。學員社會成份：農民五百四十七人，工人二百六十五人，

知識份子二百一十人。有一百五十位教師，教授社會科學、數學、歷史唯物論、工人運動史、生物學、革命史和政治經濟學等。學員來自六十二個民族。學員宿舍佔有十座大廈，有一間電影院。有兩個圖書館，藏書四萬七千本。每個民族獨自成立本國文字書報圖書室、閱覽室，由學員保管和佈置。各民族獨自出版壁報。在克里米亞設有東大療養院。有兩個夏令營，共計房子九幢，尚有一百公頃土地供學員種植，這兩個夏令營中的一個過去屬於某公爵的采邑。每年學校開支共達五十一萬六千金盧布」（見胡志明選集第一卷第一八一—一八三頁）。

胡志明曾在東方大學學習將近一年，列寧學院學習約六個月，在「殖民地和民族問題學院」學習相當時間，他不僅是一個越南民族主義的偽裝者，也是共產國際執行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問題提綱」的重要角色。他比馬林和魯易（Roy）還重要。前上海牛爾案破獲後，暴露了胡志明執行共產國際侵略東南亞陰謀任務的一少部份。研究越共黨史，首先蒐集胡志明過去地下活動的資料。

胡志明吸收法國共產黨經驗、俄共理論與實際、中共的經驗（游擊戰經驗和統戰經驗）、情報活動（他與康匪生合作過）、越共多年鬥爭經驗。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共產主義者，他在法國和蘇俄寫了許多文章，頗值得研究的。（未完）

（上接第61頁）

五 結論

北愛爾蘭今天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其實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曾面臨到的問題。譬如美國的黑白種族歧視問題，塞浦路斯中希臘族與土耳其族相衝突的問題。此外在今天一些新興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少數民族問題，都有類似的情形。在多民族存在的國家中少不了會面臨著固步自封、相互排斥、唯我獨尊的毛病，因而歧視壓迫都只有繼續惡化已經存在的問題。北愛爾蘭的衝突，並非偶發事件，而是積了百餘年來當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在此時爆發而出。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然解決這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也非一日之功就能奏效，實仍有待於當地兩族人民對共同問題的認識、了解來作合理適當的解決。